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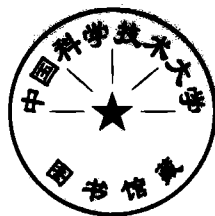
战士的品格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战士的品格

小说·散文·报告文学集

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济南

战士的品格

(小说·散文·报告文学集)

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3年5月第1版 197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9·64 定价：0.37元

目 录

小 说

长 海 伯	杨清广 (1)
小李炮长	孔祥岭 (17)
丰收季节	徐进信 (27)
雨后春笋	李建华 (40)
战士的品格	李培顺 潘文兴 (53)
严冬的春风	谭福勇 (59)
嘎拉大爹	刘秦生 陆念祖 (82)

散 文

雪花岛随笔	徐淙泉 (100)
大海的子孙	顾 工 (105)
浪 花	徐淙泉 (112)
标杆手	李洪义 (117)
计 算 兵	李洪义 (121)
牙山新貌	李荣德 王绍亮 (124)

报 告 文 学

艰苦奋斗是本色	王恩献 王尚贤 (129)
背负着人民的希望	赵 鹭 (140)
“钢铁第一营”的指挥员们	陆念祖 周广印 (158)
战士的责任	张立公 刘 战 杨建军 (169)

长海伯

杨清广

排长从向阳大队支农回部队，正赶上同志们讨论如何向人民群众学习的事。一见面，大伙就前簇后拥地把他拉回宿舍，迫不及待地要求他给大伙讲讲贫下中农在开展“**农业学大寨**”运动中的英雄事迹。排长见同志们学习热情这么高，顾不得旅途劳累，说：“好，我来讲一讲薛长海大伯的事吧。”

长海大伯是向阳大队党支部委员、科学试验小组组长。年纪有六十多岁了，清瘦的脸膛刻满了深深的皱纹，两鬓间露出几丝稀疏的白发，微微眯起的双眼，经常漾着笑意，身子骨硬朗朗的，看上去就象一棵老枣树那么结实。长海伯是一个培育种子的能手，经他多年培育成功的棉花优良品种“红阳二号”，在全大队推广种植以后，总产量当年就增加了百分之三十。这样，向阳大队的名气就大起来了，南村北邻的人，凑在一起就爱议论向阳大队，议论长海伯和他培育的“红阳二号”。议论到最后，又总不免要在赞叹声中翘翘大拇指头。

残冬过去，冰消雪融，一年一度的春风转眼又吹绿了鲁

北平原。庄前村后的老枣树上，枣芽芽快要骨突起嘴儿，向阳大队的备耕工作就热热闹闹地火腾起来，端着簸箕选种的，撵着胶轮大车送粪的，吆喝着牲口试耒的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里里外外忙活的可欢啦。这一天，长海伯铺排完了工作，来到试验田进行棉种的发芽试验。旁边一个孩子，又是担水，又是挑粪，忙活的满头大汗也不肯住手。这孩子是长海伯的孙子，叫小宝，差几个月不到十二岁，长的很结实，粗短身材，红润润的脸蛋，长长的睫毛下闪动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挺逗人喜爱的。小宝望着满地喷绿的棉苗，咧嘴笑着问长海伯：“爷爷，咱试验田里这么多新品种，‘红阳二号’可算是最好的了吧？”长海伯聚精会神地侍弄着几棵粗壮的棉苗，漫声应道：“话，可不能这么说。”小宝挺惊讶地望了爷爷一眼，问道：“‘红阳二号’还有毛病？它长的棉花不是最多最好吗？”长海伯抬起头来，微眯的双眼透过枝干交错的枣林，望着远处几座大工厂的烟囱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‘红阳二号’产量是不算低，可棉绒不够长。工厂里用棉花，最讲究这一条，这棉绒一长一短，纺成的棉纱织出的布，可就差了成色了。”小宝听了着急地说：“那咱不好叫它把棉花绒长得长一点吗？”长海伯点点头说：“是得想法叫它长得长一点。”

正说着，长海伯的儿子——向阳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薛守山，从县里回来了。爷俩打过招呼，长海伯一边仔细地拨弄着刚出土的棉芽芽，一边问儿子：“会开完了？”“开完了。”“对今年的生产，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？”“县委要

我们深入进行路线教育，继续开展‘农业学大寨’的群众运动。会后又单独把支书和大队长留下，交给咱们大队一项新任务。”儿子说到这里，显得有些迟疑，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。长海伯打量了儿子一眼，催促他说下去。儿子说，县里要向阳大队试种一个叫做“文革一号”的棉花新品种。支书和大队长还要留在县里参加学习班，就把这个任务直接交给咱们一队了。长海伯一听说是新品种，就停下手里的工作，急着问：“没听说这个新品种都有些什么长处和短处？”儿子抬起手来搔了搔头说：“这个新品种产量不如‘红阳二号’高，生长期长，还得要提前播种。”长海伯听到这里沉吟了一下，又问：“它的长处呢？”儿子避开爹爹的目光，有些局促地说：“听说，可能比‘红阳二号’的棉绒长一些。”“哦，我说呢！县委交给的新品种，就是错不了嘛！”长海伯顿了一下又问道：“要提前播种吗？那么说现在就该准备下种喽！”儿子点点头：“叫咱马上派人到县农业局去拿种子。”“多少斤？”“大概有二百多斤吧，要是少的话，我就捎回来了。”长海伯又追根求源地问起这个种子的来龙去脉。儿子知道的不详细，磕磕巴巴回答得就不痛快。长海伯听了没有吭声，看来好象有点不大满意。

吃过晌饭，守山把饭碗一撂就忙着要去派车拉种子。长海伯说：“不要派车啦，我进城办事，顺便捎回来就行了。”薛大娘听了，望着老伴说：“来回二、三十里路，道又难走，你一个人能弄回来？”守山也不同意，说：“又没有多少要紧的事，你还是别去了。”长海伯微眯起双眼，严峻地望

着儿子说：“没有要紧的事？嘿，我就是为了这个顶顶要紧的事才去的。一个新品种，你不摸熟它的脾性就下种，那不叫乱来吗！”说着，顺手包起两个大馒头，从厢屋里搬出一辆小推车，套上褂，抬起腿来就向外走。小宝半碗饭没吃完，也跟着跳起来，摸起半截绳子就追了出去，一边追一边嚷着：“爷爷，等等我，我给你拉车子。”眼望着老少爷俩一前一后地走远了，守山的嘴张了两张，也没有再说什么。他知道爹的脾气，认定要办的事，你再说也是白搭。

过午，守山队长主持召开一队的队委会，传达了县里召开会议精神，在谈到“文革一号”新品种的问题时，守山说：“对上级的指示，咱要坚决执行。‘文革一号’产量低点不要紧，只要把咱的尖子品种‘红阳二号’种好，多加点措施，超了产，照样可以把总产量保住。”一个队委委员提议说：“既然‘文革一号’要提前播种，最好能把地块落实下来，也好早点动手做准备。”守山点点头，同意这个意见，说：“我看就种在西坡那二十亩沙土地里吧，离村近，照看起来也方便。”队委们有的说可以，也有的说：“‘文革一号’既然是县委特地交给咱队试种的优良品种，还是种在东坡那二十亩红淤地里比较合适。”守山连连摇头说：“那可不成，那二十亩红淤地是全队的根基田，总产量得靠它保，别处减了产还得靠它找回来，把那块地的产量拉下来，可就没法收摊子了。”就这样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队委会一直争论到傍晚还没散。

队委们正在屋里讨论着，忽听外面一阵脚步声响。大伙

探头朝外一望，是长海伯回来了。原来长海伯和小宝推着车子出门后，顺着公路一气就赶到了县里。农业局的同志一看长海伯亲自来了，一边热情地把他招呼到屋里去歇着，一边忙着把棉籽从仓库里搬出来给他装车子。长海伯向他们摆了摆手说：“装车不忙，您先跟我说说这个种子的来历吧。”农业局的同志点头答应着，从根到梢把“文革一号”的前后经历和品性向长海伯说了个仔细。长海伯听到最后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就和小宝推起车子上路了。离开农业局走不多远，来到了一座棉纺厂的大门跟前。长海伯把小推车就地放下，嘱咐小宝说：“你在这里别乱跑，我进去办点事，一会就出来。”一个值班的老工人，看见长海伯，急忙跑出传达室来迎接。长海伯开门见山地对他说：“老伙计，我是来打听一下纺纱织布的事。你说说，到底是哪号品种的棉花在咱们工厂里用处最大？”老工人深有感触地说：“老支委，你不用说，我就知道你是为啥事来的。你呀，嗨，把咱工厂的事，把咱国家大事，全都装到心里去了。那还用说吗，您种的‘红阳二号’用场就很大，在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物资中，就有用‘红阳二号’制出的成品嘛！”长海伯说：“老伙计，不说那些，那是咱应尽的责任。我是想问问，咱那‘红阳二号’的品性到底怎么样，真的就没有短处啦？”老工人微微沉思了片刻才说：“老支委，‘红阳二号’确实是好棉种，要说还有什么不足之处，那就是棉绒稍微短了一点。哎，县里今年倒引进了一个新品种，那可真是没说的。”“叫啥名字？”“‘文革一号’。今年头一年试种，不知能不能种好。”“能种好，老伙

计，一定能种好！”长海伯微眯的双眼里闪烁着一种不常见的光彩，嗓音也格外地高起来。这使得老工人感到惊诧。他探头朝大门外一望，看到小宝守着一辆小推车，一下什么都明白了。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。这时，正好厂里有辆汽车出公差要打向阳村前路过，老工人当时就喊来几个人，不由长海伯分说，便把棉种和小推车一齐抬到了汽车上。就这样，汽车喇叭一响，没用吃袋烟的工夫，长海伯和小宝就回到村里来了。

队委们见长海伯走进来，都忙着让座、倒水。等大家重新坐定了，一个队委委员告诉长海伯说，他们正在这里研究“文革一号”下种的事。长海伯一听，就认真地问：“都研究好了？”队委们有的摇摇头说没有，有的说研究的也差不多了。长海伯一看就知道意见不那么对茬，便又接着问了一句：“大伙都知道‘文革一号’的来历吧？”队委们有的说知道一些，有的说还不十分清楚，要求长海伯给他们讲一讲。长海伯点上一锅烟，清了清喉咙，便讲起了“文革一号”的来历。“文革一号”是海南岛一个种子繁育基地培育的优良品种，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开始试验了。因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，一直没有试验成功。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，良种基地的革命职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经过几次反复，终于把这个优良品种培育成功了。为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，就定名为“文革一号”。这个品种的棉花色纯、绒长、品质好，在国防工业上有重要用场。就是产量比“红阳二号”稍

低点，但只要选好地，大肥大水跟上去，照样可以创高产。一个队委委员告诉长海伯说：“我们正研究着给‘文革一号’选地块的事呢。”长海伯说：“商议一下心齐嘛。不过这事挺清楚，这样的品种，你不种在东坡那二十亩红淤地里还能往哪种！”守山已经好大一会没开口了，这时听爹提到土地的事，就摇摇头说：“我看得好好地研究研究再说。这个新品种咱以前没种过，长好长不好没把握，依我看还是先种在西坡里试验上一年保险。”长海伯又点上一锅烟，望着守山说：“试验嘛，人家早就试验过多次了。”守山说：“那是在南方试验的吧，南方的种子拿到北方来，土地、气候不一样，谁知能不能行？”长海伯手里拿着烟袋一抖一抖地比划着说：“不是在南方，是在北方，县良种场头年就种过一年了。”守山没话可说了。这时，有个队委委员提议说：“‘文革一号’到底种在哪里合适，意见谈的已经不少了，现在是不是表决一下？”大伙都同意。表决的结果，大家都支持长海伯的意见，守山也只好勉强同意。事情就算这么定下了。

转眼间，已经到了“文革一号”播种的时间。这一天，天刚放亮长海伯就上了坡，从早到晚一直盯在那二十亩红淤地里，亲自扶耒播种，就象母亲扶侍孩子入睡那么仔细。谁知道播种没几天就下了一场大雨，一天一夜没住点，直下的沟满河平。大雨一住，接着就晴了天，又连刮了两天西北风，二十亩红淤地干结成一道硬壳，用手一扒，刚刚冒芽的棉籽都让那层硬坷垃壳给卡住了，棉芽憋的又粗又黄，死活

也拱不出地皮来。长海伯的脸上一点笑容也见不到了，棉芽憋在地里，疼在他的心上，连着几天觉也睡不沉，饭也吃不香，没白带黑地和几个老农蹲在地里想办法。社员们说，长海大伯的心比憋在地里的棉芽还难受呢！可不是吗，眼见得这几天长海伯脸上的皱纹更深了，鬓间的白发显得好象更多了，县委的要求，老工人的期望，一个老党员的责任，使他的心怎么也安定不下来。守山队长当然也着急，这几天也是里里外外不住脚地跑。对抢救棉苗，社员们的意见不很一致。有的说，用三齿松松土，棉芽就能拱出来；有的说，问问县里还有没有多余的种子，有的话，出不齐苗的地方再补种一下也不算很晚；还有个别人说，下这么大的雨，地拍的那么厉害，看来是不行了，干脆翻了另一种“红阳二号”算了。这时候，长海伯搜集了多数社员的意见，再和几个老农碰头一商量，正巧想到了一个点子上：扒，发动社员大伙齐动手，一棵一棵地把憋在土里的棉苗扒出来。谁知队长听了却直摇头，说：“哪能那么简单！这又不是小农经济，种个亩儿八分的，说扒就能扒出来。”守山队长的话音刚落，长海伯就接过去说：“土地不是亩儿八分，咱们社员也不是三个两个，你能说一家一户能办到的事，咱们生产队就办不到？”守山皱皱眉头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‘文革一号’是不行了，咱们不能眼睁睁瞅着耽误了农时。”长海伯压住火气问：“你想怎么着？”守山果断地说：“趁节气还不晚，翻了另一种‘红阳二号’。”长海伯哼了一声说：“你倒是想了个好主意！这是谁的意见？”守山说：“我的意见，也有社员的

意见。我是队长，我应该对一队的社员们负责！”长海伯目光灼灼地盯住守山说：“你是共产党员，你不该对党负责吗？”守山也不示弱：“对社员负责就是对党负责嘛。”“你那意见到底是代表一队大多数社员的意见，还是少数人的意见？咱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个全局，一队是一个局部，一队的少数人，更是局部的局部。局部服从全局，这才是真正地对党负责，对群众负责。”“反正我不能往红旗上面抹黑灰！”长海伯声音严厉地接上说：“满眼里只看到自己那面红旗，你还想过别的没有？”守山仍不服气，继续辩驳说：“谁眼里只看到自己那面红旗？反正是为了提高产量、增加社员收入没有错。”长海伯感情有些激动起来，用非常严肃的目光望着儿子说：“提高产量、增加收入是没有错，可你看产量、想收入，转过来调过去就是你这个一队。不用说在全世界、全国、全省，就说在咱全县，咱这一队还不是那大海里的一滴水？你得往远处看呀！”“不管怎么说，季节不等人，地是非翻不可！”守山说完转身就走了。

长海伯望着儿子远去的背影，默默地站在那里思索着，几个月前的一段往事，忽然又涌上了心头。那还是在去年秋天，外地来了一个参观团，到那二十亩红淤地里去参观。就在那块地旁边，孙家庙一个生产队也有一垧好地，膀靠膀，肩并肩地挨在那里。他们老早就憋着一股劲，想加把油，赶到向阳一队的前头去。他们虽然也是在连年增产，但水涨船高，增产幅度总是不如向阳一队大。参观团来的时候，正赶

上伏桃刚刚裂开嘴，守山到现场去介绍他们“绿——黄——绿，促——控——促”、“春桃打底，伏桃围腰，秋桃盖顶”的棉花丰产经验。人们一边参观一边称赞向阳一队的棉花种得好，说：“棉区先进单位真是名不虚传，来到这里不用打听，打眼一看就知道哪块地是向阳一队的。”“可不是，比别队的棉花高出一截嘛！”听到这一片赞扬声，守山脸上笑模悠悠地，长海伯可是越听越皱紧了眉头。送走了参观团，长海伯请示了大队党支部，没歇脚地找齐一队的队委们开了个会。长海伯在会上说：“同志们都听到没有，参观团给咱提出的批评多么厉害！咱想想嘛，撇下兄弟队不管，只顾自己争先进，那可算是个啥样的先进单位呢？”队委们听了都连连点头说“是”。长海伯又接着说：“要是别队的产量上不去，光咱一个队增了产又能顶啥用。每亩增上一百斤，不算少吧？咱有多少地呢？满打满算就是那七、八十亩地。凭这几亩地的棉花，送进工厂里连一部机器都填不饱！要是全公社，全县，全国都增了产，不用多说，就算一亩地增三十斤，您再算算，咱五亿农民对国家作的贡献该比如今大多少啊！”队委们对长海伯讲的话都很信服，齐说这笔帐算得对。第二天，队委们根据长海伯的建议，把孙家庙生产队的干部请来，联合办了一期学习班，向人家介绍棉花丰产经验，请人家帮自己找差距。为这事，孙家庙生产队的干部感动得不行，当场表决心，要学习向阳村人为革命种田的好思想，快马加鞭迎头赶上去。可就是这样一期学习班，守山却推说地里忙没参加。这事过去快有半年了，今日守山要翻地重播那

句话，不但勾起了老人的回忆，也增添了更多的心事。他思前想后，不知不觉来到了保管室。

走进保管室的院门口，见保管员，饲养员，还有大刚、二牛、三妮一伙年轻人，正在当院里叮叮当当地忙着拾掇几把铁三齿。大伙见长海伯来了，都热情地站起来跟他打招呼。长海伯一边插上手帮着忙，一边开口问他们，对拍在红淤地里的棉苗，都有些什么想法和打算。保管员说：“大伙正在作准备，想弄个松土的家什先去试一试，不知能不能成？”大刚从地上站起来，往手心上吐了口唾沫，攥紧铁三齿的把柄往地上猛一搂，说：“大伯，你尽管放心，自从上次你给大伙讲了‘文革一号’的来历和品性，社员们早就下定了种好这个新品种的决心啦，别说是下雨，就是下刀俺也要把棉苗救出来！”三妮抿嘴一笑说：“说咱的决心大就行了呗，多会见天上下过刀。”二牛噙声噙气地说：“有的人硬要把‘文革一号’棉苗翻了，这还不是下刀吗！”三妮挑起弯弯的眉毛，生气地说：“没那么容易，谁下这样的刀咱给他敲弯了！”长海伯听了这帮年轻人的议论，心里觉得热乎乎的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再一次对他们讲起了“文革一号”对加强国防工业建设的重要意义。末了，长海伯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咱们整天说为革命种田，为人类多作贡献，可不能放空炮，得靠咱们用一步一个脚窝的行动来兑现。对每天碰到的一些事，要好好琢磨琢磨，看是不是真正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。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，干起来就是要有个决心；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，谁说也不中。”这些话，

大刚他们虽然早就听长海伯讲过多次了，但现在听起来却觉得更加入耳，更加亲切。

对一队的问题，大队党支部很重视，当天便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。不用说，支委会上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。经过思想斗争，很快统一了认识，决定全力以赴，抢救棉苗。守山受到支部的批评，散了会回到家里饭也没有吃，只喝了两海碗白开水就要向外走。长海伯不紧不慢地问了一声：“你要到哪去？”守山心情有些沉重，迟疑了一下才开口说：“到地里去转转。”长海伯微眯起双眼，目光闪闪地望着儿子说：

“看地晚不了，还是先到社员当中去转转，听听大伙的意见，对你有好处。”守山闷着头没吭声，转身就走了。大娘疼儿子，给长海伯提意见说：“孩子认错了，也就别再难为他了。”长海伯瞅了老伴一眼说：“你呀，老是护着他，可不知道正是害了他。这改造思想的事，可不是象你说句话那么容易。”大娘想给儿子做点好吃的，又被长海伯挡住了：

“他白米细面都吃烦了，你做得越好，他吃着越嫌。不是还有晒下的干苦苦菜吗，泡上点，晚饭就蒸锅糠菜窝窝吃吧。”说完就下地去了。

守山离开家门来到大街上，街上的社员来往不断，男女老少都在忙着作抢救棉苗的准备。那么巧，在十字路口一拐弯，刚好和那位说“翻地就是下刀”的二牛走碰了头。和二牛走在一起的，有“下刀也不怕”的大刚，还有想“连刀也给敲弯”的三妮。二牛抬头一看是守山队长，横扫了一眼，没头没脑地说：“队长，翻地那个主张，是个本位主义，并

不是为革命种田！”大刚一听这话有点呛人，就瞪了二牛一眼，小声呵斥道：“你个牛性子，几时才能改！”三妮扬起弯弯的眉毛也向二牛开了炮：“队长是个明白人，多会办过那号糊涂事！”说完，机灵地朝守山队长望了一眼，咯咯笑开了。守山眼看着社员们的行动，耳听到他们的谈话，心里头觉得热辣辣地不是滋味。他东坡跑到西坡，村前转到村后，想找点什么活干，老也安不下心来。最后来到了保管室，便丁光丁光地安开了铁三齿。一直忙到天傍黑，才抹抹脸上的汗水回了家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一家人坐在饭桌前，薛大娘端出一笼糠菜窝窝。长海伯伸手拿起一个来，大口大口地吃下去。吃完了又点上一锅烟慢慢抽起来。守山闷着头在想心事。小宝掰了块糠菜窝窝，在一口一口地伸长了脖子往下咽。长海伯瞅着孙子问道：“好吃吗？”小宝摇摇头说：“不甚好吃。”长海伯声音低沉地说：“孩子，糠菜窝窝是不好吃，可是，旧社会有这样的糠菜窝窝吃着，爷爷奶奶就不至于逃荒，你姑姑就不至于饿死了……”

接着他便讲起了向阳村的一段历史。解放前的向阳村，是鲁北有名的饿鬼滩，土碱地瘦。全村六十多户人家，逃荒、要饭、扛长活的就有四十多家。当时年轻的薛长海，生就一副倔脾气，在连年灾荒中，他勒紧腰带发誓，饿死不登地主的门坎。他凭着一身好力气，在仅有的半亩盐碱地上苦苦挣扎。凭多年和土地打交道的经验，他懂得“土肥苗壮，好种多打粮”的道理，便朝朝暮暮，风风雨雨，在他那半亩盐碱